

無病呻吟

田榮先校監

總算托賴，自幼身體還算不錯，從來沒有什麼大病痛；所以，當醫生告訴我要即時入醫院，不禁怒目瞪著他，真的無法接受！

去年八月，時當溽暑，炎炎夏日，突然感到肚子痛。本以為只是吃錯了什麼不乾淨的東西，腸胃不適，稍稍休息便會沒事。入夜後，卻感到右下腹劇痛難當，更深夜靜，輾轉反側，徹夜無眠，不得已第二天馬上去看醫生。

先看家庭醫生，再轉介見專科。經兩位醫生初步診斷，認為很大可能是盲腸炎，為免惡化，我得盡快入醫院。醫生打了幾通電話，竟然幾家醫院都說額滿，沒有空位；我在旁邊聽著，想起電視報道「內地孕婦」、「雙非嬰兒」的新聞，心裡嘀咕：「醫院該知道我不是生孩子，是割盲腸吧？」最後終於找到聖德勒撒醫院願意收留，只是由於床位緊張，醫院要我在兩小時內報到，否則不擔保有位！本以為可以先回去辦事處打點一切，再回家洗個澡、吃過晚飯後才施施然入院，現在卻只能直接由診所坐的士趕去醫院，連跟家人朋友說句臨別遺言都沒有機會！因行政措施而不是因為病情緊急以致要即時入院，我是感到既無稽又無奈。

進了醫院，馬上抽血、照X光，第二天一大清早又把我吵醒，抓去灌腸、照超聲波、磁力共振……人為刀俎，我只能任由宰割。經過多項檢查後，醫生確定我患的不是「盲腸炎」，「只是」大腸「憩室炎」（Diverticulitis）。據醫生說，後者並不比前者輕，但因盲腸的接口較窄小，難以藥物治療，且較容易爆破，所以患盲腸炎的必須盡快施手術割掉；而大腸憩室的開口則較寬闊，所以患憩室炎的可以不施手術，只以藥方治療便可。

免除了手術，不禁放下心頭大石，滿以為可以馬上出院，在家裡按時服藥，靜心休養，卻見醫生陰森竊笑，鬼胎滿懷，叫我

不寒而慄！原來他所用的兩種抗生素都沒有口服劑，只能在醫院以輸液管點滴注入靜脈，他估計整個療程大約需要一個禮拜，也就是說，我要乖乖的留在醫院，住上五至七天！縱使是萬分不願意，我也無奈，只能任由醫生擺佈。

電影中看到的護士，大都是兇神惡煞，麻木不仁，運針施藥都是大刀闊斧，快刀斬麻，不管死活；但這裡的白衣天使卻都很溫柔和順，殷勤周到，終日噓寒問暖，細緻入微。不但依時依候替我更換輸液藥包，更不時替我把脈、量血壓，就是夜裡，一晚總要兩三次的來看我，惟恐我不辭而別。每次更換藥包或做檢查前，看護都先要確定我的身份，總是柔聲細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呀？」每天幾回，實在有點不耐煩，尤其許多時是在睡夢中被吵醒，更感不勝其煩，但看到小姑娘不辭勞苦，在繁重工作下依然笑臉盈盈，軟語呢喃，叫我不得不也柔聲回答，要兇也兇不起來。

經過兩天的施藥，腹痛已大大減輕，除了手上仍然拖著靜脈輸注的管子外，我行動自如，完全看不出有絲毫的不適。我忽然看見一線曙光：像我這樣的情況也要呆在醫院那麼多天，怪不得醫院這麼缺床位！於是跟醫生商量，是否可以先讓我出院，然後每天按指示兩次或三次回來醫院輸注藥物。

天地良心，任誰都看得出，我是誠心為了黎民福祉，痼瘕在抱，懷著無比愛心自願騰出床位給真正有需要的病患者。可醫生卻不領情，一貫的木無表情，喜怒不形於色，填好手上的報告後，不慍不火，望著我輕輕笑道：「你應該覺得慶幸，人家都是病著留醫，而你是精精神神的在這裡休息！」背後的意思鏗鏘有聲，再清楚不過：「廢話少說，你給我乖乖的留在這裡！」

本來，藉這個機會讓自己休息，靜靜的看書、思考人生，未嘗不是好事；但整天困在「病床」上，百無聊賴，日子也挺難過。女兒特地帶給我多齣她們喜歡的美國電視片集，平日少看電影、電視的我，居然一口氣看了十二集她們熱切推薦的Modern

Family，略紓淡月疏星之寂寥。

到了第五天，我決定挑戰醫生的專業判斷。我問醫生，施藥多少天，是怎樣掌握分寸？有什麼依據，肯定用藥七天便足夠，不必第八、第九天？同樣的——這才是我主要想問的——他又怎麼知道用藥六天或五天便不行？

我是兵行險著，挑戰權威。醫生依然保持著他那不亢不卑的冷靜，深不可測的凝望著我。見到這副深沉模樣，自忖形勢不妙，凶多吉少。沒想到，醫生忽然和顏悅色，寬宏大量的說，用藥的長短不是以科學方法計算出來，而是憑經驗、按傳統智慧決定，既不是絕對標準，也沒有絕對把握。接著，他解釋用藥不足的風險與後果……「不過，看你這幾天的情況，實在復元得不錯，早點出院應該沒有大問題。」那一瞬間，他那慈祥善、溫柔體貼的眼神，教我畢生難忘！

終於重獲自由了！「無緣無故」被困在這裡五天，我是心有不甘的。不但沒有施手術，我是更每天都龍精虎猛，東走西闖，健步如飛，從任何角度看都想不通為什麼要留醫，遑論五天！我感到受騙了！但再細想，像醫生說的，我應該為到自己健健康康、無病無痛的情況下留醫而感恩。難道要頂真的病一場，進醫院大修理、長臥病榻，才感到物有所值嗎？

願神祝福，叫每一人都健康愉快！